

清代筆記叢刊

子不語

袁

枚著

五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子不語卷十七

隨園戲編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麗水縣在仙都峯之南。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刈稻。獨住莊房。土人恐其胆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主人閑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蹣跚而來。稜嶒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蹤而至。幸莊房門有半截柵欄。可推而進。怪不能越。主人進柵。胆壯。月色甚明。從柵縫中細看。乃是一髑髏。咬撞柵門。腥臭不可當。少頃。雞鳴。見其物倒地。祇白骨一堆。天明亦不復見。問之土人曰。幸足下遇白骨精。故得無恙。若遇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鼃殼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寵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為巨鼃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鼃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鼃者。賞百

金船戶爭以猪肚羊肝。套五鬚鉤為餌。上繫空酒罈。浮于水面。晝夜不寐。兩日後果釣得大龜。數十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艚繫巨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羣以利斧斫之。滾地成阮。喳喳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間金鐲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堅過于鐵。苦無所用。乃構一亭。以龜殼作頂。亮如明瓦窗。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怪怕講理

蘇州富翁黃老人者。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樓。疑是女魂。置之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梁間。兩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見。俯首看書。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差。我年已八十餘。死乃旦夕事。不久與君為同類。何必先蒙過訪。若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長嘯。四面樓窗齊開。陰風襲人。老人喚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為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華公署中。此事華秋槎明府為余言。

婁真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甲辰進士。書房卧炕中。每夜鼠鬪作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逐之不去。打以大槍。亦若不知。張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為使女卧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懼。女不允。旋即昏迷。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剝女下衣。污穢其符。張公怒。延妻真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擒一物如狸。封入甕中。合家皆以為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進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諒不敢來拏我。淫縱愈甚。主人再謀之。妻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無奈何。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弈棋。天大雪。偶推窗漱口。見窗外一物。大如驢。臉黑眼黃。蹲伏階下。張吐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忽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絕。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西鄉賽會迎神。神袍微皺。有婦人陳姓者。為扶熨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衛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為妻。帶點心與啖。皆河石子也。婦人啖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父兄俟其來時。使有

勇者與格鬪良久。婦人曰：傷其鍾柄矣。次日至野廟中，有五通神所執金鍾，有傷，乃毀其廟，神亦寂然。

天台縣缸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缸居之。相傳為前朝故物。缸有神靈，能知人禍福。凡縣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陞遷。則缸先憑空而起。若有繫之者，當降革。則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缸離地寸許，從不著土。余心疑焉。壬寅春，遊天台山，地主鍾公醴泉邀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蓋往一觀。書室西有老桂參天，旁懸一扁，乃明天啟四年。邑宰陳命衆題額，轉過三堂，則缸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黃沙粗缸耳。中有小穴，吏云：此神口也。牲血涔涔，皆歷年來所享雜豕。余以扇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離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當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缸載天台縣志中。

木姑娘墳

京師寶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班中無事，遂隨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數里荒野之處，果見前面大房屋，賓客甚多，燈火

熒熒然微帶綠色。內有婢傳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戲，不許大花面上堂用大鑼大鼓擾亂取厭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盡不許休息，又無酒飯犒勞。簾內婦女堂上賓客，語晰晰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驚疑，大花面顧姓者，不耐煩，竟自塗臉粉，關公借荊州一齒，單刀直上，鑼鼓大作。頃刻堂上燈燭滅盡，賓客全無，取火照之，是一荒塚，乃急捲箱而歸。明早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墳也。」

雷誅王三

常州王三，積惡訟棍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訪拏，王三躲避。其弟名仔者，武進生員，正在娶親，新人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稍鬆，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與弟婦成親。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是柔弱書生，憐其無辜，且知其正值新婚，作速遣還，寬限一月。訪拏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共寢者非也，羞忿縊死。其岳家要來吵鬧，而報于發揚，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賄贈衣飾，須盡入棺中。」我纔罷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慾念，伺其擯殯之所，往發掘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剝其下衣，又與淫污，污畢，取其珠翠首飾，藏裹滿懷，將奔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活矣。次早管墳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娶。太

守聞之命斫玉三骨而揚其灰。

鐵匣壁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匣。匣上符篆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真人封。農民不知何物。推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長。鱗甲怒生。騰空而去。暴風烈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鬪。冰雹齊下。所損田禾民屋無算。

圖公為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為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醮務。以便交代。後人衆咸疑之。以為譎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沐浴冠帶。跌坐而逝。三七之期。羣商往哭。其妾某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託夢云。我將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衆商譁然。知圖公果為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隨園瑣記

余姨母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卧。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甥將補廩。故喜時。余猶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三補廩。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太爺在屋瓦上喚我。時先君雖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俄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復魂之說。非無因也。閩人朱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為燒之。目始瞑。甲戌秋。余病危。見白面小僮戴纓帽跪牀下。持一單幅。上書家政條條。人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是午飲胡椒湯。胸次稍寬。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胡椒。僅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牀中有六七人縱橫雜卧。或我不欲呻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靜卧。而彼搖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說。亦屬有之。至于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奎公好道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余祖至。羣仙不起。余祖戲曰。八個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怒。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跪謝。而杖已至腰。曰。與汝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卵。羣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余戲謂跛奴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跛像。必痛詈之。亦復不能作祟。姊夫王貢南祈夢于少保墳。夢一僧狀瘁惡。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團坐草上。貢南求救。衆僧拉貢南入草中。而四圍膜手向外。追僧至。索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衆閃開。領吾一棍。貢

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秉數百萬筆。為大桴。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夢關帝綠袍長鬚。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臍擊入。如火鑽灼。痛醒。腹猶熱也。或以為關帝戊午生。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強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夢遇門斗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寬。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一如其言。因念補廩錄科。事甚小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縣令。杳無預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覆以紙。倒懸病者牀上。翌日來視其水。週時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刃七八寸。入雞喉。提向病人身。運氣誦咒。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刀擲地。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及雞血者。辭去。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掛神鬼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妝。步罡持咒。鑼鼓齊作。至夜染油紙作燈。至野外呼魂。其聲幽泐。隣人有熟睡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遮火與之接去。後鬼師向病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來接火之人死矣。解之之術。但夜聞鑼鼓聲。以兩脚踏土上。便無所妨。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堂宇層層陰黑。供鬼神像甚多。余孀母患病。呼賴鬼師視之。賴持劍。

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牀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倒出。燒賴鬚。賴大怒。令煎一鍋桐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聞牀下鬼啾啾求饒。久之而絕。婦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為某家呼魂。見藍衣女冉冉來。逼視之。即其所生女來接火。陳大驚。擲火于地。以掌擊其背。急歸視女。女方睡驚覺。云夢中聞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守女病危。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為謝。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母後。悔。方杖鬼師。女忽于牀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臀。拉我入獄。夫人大恐。力勸放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為祟鬼所驚。吾力不能。女竟死。

馬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蘆溝橋之西。見羣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攫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槍。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為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鞞素襪。婢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為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跌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

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為之動。老婦曰。郎君遠獵。得毋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甚愛之。忽有何人放火槍。幾為所中。鷹逸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為鬼。默不敢語。因詭請如廁。出門上馬。而馳僕從六七十人。各色若死灰。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土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陣亡。暨其夫人并一女。同葬于此。

天府星

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座為之不懽。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府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府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踰年。曹竟不祿。

夢中聯句

曹少時過太平書坊。得椒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卧。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友山也。攜手登臺。仰見明月。友山賦詩云。冉冉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遲

云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月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遲云行行不是人間象。曹云手挽蛟龍作杖藜。吟罷友山別去。學士歸語其妻。妻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掀數頁。回顧己身卧竹牀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掀數頁。而次日友山計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瑤。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言。尚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人間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菜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椰榆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舉止。率皆卑瑣齷齪。無昂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廟。神佛見之。往往起立。嘗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鹵簿繁盛。奇莫奇于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闊止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蔣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踐其角。鬼隨歸家。以角抵公卧牀。震撼不已。隨患瘧。牛壓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人問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賤鬼。乃敢椰榆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為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纏擾不清。故佯為不見而過之耳。

龍母

常熟李氏婦。孕十四月。產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懼棄之河。化為小龍。掣空而去。逾年李婦卒。方殮。雷雨晦冥。龍來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為立廟。虞山號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既罄。卒無靈。桂林中丞以為大戚。其門下士薛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臺山僧。號清涼老人。以禪理受知鄂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產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老人也。速為我通知鄂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舛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鄂公故欲試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獻相國物也。鄂公異之。命往五臺山坐方丈。將至河間。書一紙與河間人袁某。

道別緒甚款。袁故老人所善。大驚。即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袁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馬鬣笑曰。汝亦無恙乎。馬為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纖妍如美女。過琉璃廠。見書店鬻男女交媾狀者大喜。諦玩不已。歸過柏鄉。召妓與狎。到五臺山。遍召山下淫媼。與少年貌美陰巨者淫媾。親臨觀之。猶以為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劾奏。疏章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曲躬樹而生色界天。誤矣。即端坐趺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與其前世有舊。訪之。見老人方作女子妝。紅肚襖。裸下體。使一男子淫已而已。又淫一女。其旁魚貫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灌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湖州徐崖客者。孽子也。其父惑繼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巖絕澗。必攀援而上。以為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雁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旁一僧目之曰。子好遊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與纏足布一疋。長五丈。或山過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傾跌。但手不釋布。緊握之。

墜亦無傷。以此遊遍海內。今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謝別去。嗣後登高臨深。頗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餘里。迷道。砂磔渺茫。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搜于皮囊上者。聲如潮湧。偷目之。則大毛人方目鉤鼻。兩牙出頤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蹄雜沓。如萬羣麋兔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蟒蛇從空中過。驅羣獸而行。長數十丈。頭若車輪。徐惕息噤聲而伏。天明出囊。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處。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鑊。熟芋甚香。徐疑即月下遺搜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救飢。亦不知。然色態甚和。睨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啞啞有聲。響震林谷。若解意者。賜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四海。仍歸湖州。嘗告人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銜文昌頭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巾裹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甚。買棺殮之。不便。仍舁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涼氣浸入棺中。女復活。噤啞有聲。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啟其棺。嫣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甦抱女入寺。

其徒思獨占此女。囑師買酒飲。半醉持斧斫殺之。即以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祠。蓄髮為伏居道士。逾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而遺下乳虎三隻。村隣喧傳。爭來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見其女。以為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具陳始末。且告以占妻殺僧事。其父母控官訊鞫得實。掘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領歸。此事嚴侍讀冬友從陝西歸。親為予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劍。一鼓氣則鉛條觸壁。鏗然有聲。或吸燒酒至半斤。妓妾受其毒。淫者衆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乃廣求丹竈良師。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為邱真人所建。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燒香者畢集。楊往伺焉。見一美尼偕衆燒香。衣褶能逆風而行。風吹不動。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楊某學道者乎。曰然。曰我道須擇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驚。再拜不已。尼引至無人之所。與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道。楊如其言。歸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寒。而淫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妓避之。無敢與交者。至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靜室。弛其下衣。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汝亦知

古人語乎。求傳道者。先與我交。楊大喜。且自恃採取之術。聳身而上。須臾精潰不止。委頓于地。尼喝曰。傳道傳道。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更蘇醒。乃身卧破屋內。聞門外有賣漿者。匍匐告以故。昇至家中。三日死矣。

木皂隸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隸四人。爐頭銅匠。咸往祀焉。每夜衆匠宿局中。年少者夢中輒被人雞姦如魘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旦起摸穀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餘。羣相揄揄。終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隸貌如夜間來淫人者。乃訴之官。取鐵釘釵其足。嗣後怪絕。

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葬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辭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斧。其木今尚存于家。此事嚴侍讀為余言。并云偶閱五色線說部。果載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耒陽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瞶中。有白鬚老人。拊其身。至下體。女羞澀支拒。白鬚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為男身矣。病亦霍然。鄒令張錫組署耒陽。篆陶梅軒方伯以會審來。喚驗之。果然面貌聲音。猶作女態。但腎囊微障。宛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為三。改雪妹名為雪傑。

井泉童子

蘇州繆孝廉漁。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與羣兒戲。洩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脅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徇同鄉情。而罪大罰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污人食井。罪與蠱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蓮庚戌翰林。蘇州人。為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射天箭

蘇州陶夔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一日。射畢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傷我臂。罪當萬死。舉家跪求。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夔典謂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兒童之箭。亦不可解。

神秤

張王奇。武進縣戶房書吏也。解錢糧至蘇州。過橫林地方。白日仆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惡人。著即拘禁。金甲人跪請曰。王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羈留。且放還陽。候其事畢。再行審訊。未遲。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掣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人又來。將王奇引見大師父。即青面者。大師父判曰。取王奇生平功過簿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金星照耀。其權以紫金石為之。凡善事用紅標籤。惡事用黑標籤。分投秤盤中。頃刻間。紅輕黑重矣。張戰慄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卷投之。則秤盤中諸黑盡為所壓。紅簽重不可量。青面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還陽。增壽一紀。王奇驚醒。以此語人。人問可認得是何文書。曰。我所承辦。豈有不認。此常州劉藩司名某者。抄家案也。劉被抄時。所籍田產佃戶。陳欠甚多。縣令某欲按數比追。王奇陽承奉其言。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盡焚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壓秤者是此事也。王奇至今尚存。

莊明府

莊明府。未官時。館廣西橫州刺史署中。晝卧書室。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

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階迎。叙寒溫畢。道為某案事。君作中證。故屈來質對。無干礙也。莊唯唯。即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頷之。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啟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陪否。莊首肯。左右即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燈四盞。光熒熒然。宴畢。莊知為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橫死。天死。老壽。四柱名目。莊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妾某云云。莊其時尚無子無妾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還。出衙見街上搭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隣。死久矣。一見便來攜手。且託云。我塋某地。棺為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塋為安。莊自粵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啟墳視之。棺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為某中證事。不肯向人言。

淨香童子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乩仙判牒云。人原多道氣。吏本是仙才。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乩仙語。未滿其量。公卒後數年。蘇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憐。有承氣湯而不知用。尚得為名醫之子乎。服之果愈。問乩仙何人。曰。我葉天

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謔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此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為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得不往。眾駭然。問淨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見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廳宇甚寬。旁有古棺。總帷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為怪。一夕月明時。棺中橐然有聲。則前和開矣。中伸一首出。紗帽白髯。手指其腹。自稱飢渴求祭。吳許之。白髯者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畀曰。此明朝萬曆皇帝所賜也。今以為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吳次日告主人。為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明侍郎。以子孫甚多。惑于風水。故未塋耳。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嘉興盛百二。丙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歿數年。盛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從甚盛。盛趨前拱揖。沈搖手止之。隨入一衙門。盛往投帖求見。聞者傳諭。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見。盛知公為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傍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查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

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纔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盛曰。若如此。我當再扣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何如。查曰。幸甚。盛仍詣轅門。向闈者述所以。又來求見之故。闈為傳入。頃之。闈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公速來。速來。不能待。至冬月。即查大姑娘亦隨後要來。不待婚嫁也。盛以此語覆查。相與歔歔而醒。是時春二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撫然不樂。其時查甚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瘧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瘧亡。椒園余社友。同舉鴻詞科。

子不語卷十七終

子不語卷十八

隨園戲編

陝西茶客

陝西茶客某。販茶江南歸。宿闕鄉旅店。其東廂先有居者。山東二布客也。彼此晚膳畢。閉門睡矣。客夢有怪物披髮赤。短鬚凹面。撞門入。手持鐵索。取東廂二布客鎖之。隨鎖茶客三人。共索如魚貫然。縛門外柳樹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鐵鍊甚緊。不能動。茶客鍊稍鬆。苦掙得脫。驚醒以為夢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東廂二客死矣。半里外飯店中。亦死一騾夫。

山娘娘

臨平孫姓者。新婦為魅所憑。自稱山娘娘。喜敷粉。著豔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穢語。其夫患之。請吳山施道士作法。方設壇。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來治我。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王道士斬妖者。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即以手按其婦腹下穢血。噴之法果不靈。道士曰。我有辟穢符在枕中。命其徒取而張之。再生壇作法。妻有懼色。亦坐几上。揮帚作法。彼此鬪良久。其夫見三日神。擒一白猴。大五尺許。投塔前。猴俯伏。道士取而擲之。屢擲屢

小。縮如初生小貓。乃取入瓦罈中。封以符印。旋有黑氣從罈中出。次日投江中。婦病遂愈。

瓜洲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姑嫂二人同居一樓。清明日。嫂見瓦上有搭柳為橋者。疑是兒戲。用竿挑去之。晚間有羽衣男子。哭至牀前曰。我瓜洲公子也。與汝姑嫂有緣。故折柳做鵲橋。從瓦上度來。以應清明佳節。汝何得拆去。言畢。住房中。憑二女為祟。其家請道士念玉皇經。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擲之。經卷淋漓。道士逃去。胡翁遣老媪五人守夜調護。則五媪髮皆成辮。絲絲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餘。其女久有婿家。遂擇日嫁之。怪曰。某家無緣。我不能往。在此徒挾一美。亦覺蕭索。請從此辭。因謂胡翁曰。我在此鬧汝久甚。愧無以為報。我有妹甚美。願贈汝為妾。未知汝肯納否。胡請見。怪許之。命中堂垂簾觀之。果見絕色女子。胡不覺心動。急請婚期。怪曰。我願以汝為妹夫。而妹嫌汝老醜。心頗不肯。汝能將頭下鬚盡去之。則姻事成矣。胡年五十餘。肥而多髯。惑其言。一旦盡剃之。怪在空中大笑而去。妹竟不來。

王白齋尚書為潮鳴寺僧

余同年王白齋。少年美秀。初入學時。年纔十七。偶遊潮鳴寺。見影堂老僧像。不覺毛髮浙滌。

還家遂病。嗣後過寺不敢入。及探花及第時。夢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歸依原位。白齋祕而不言。後果為大司寇。壽五十四而終。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

白天德

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其妻踏青入城。染邪歸。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用拷鬼棒擊之。妖附其妻供云。我白天德也。為祟者我弟維德。與我無干。孫書符喚維德。至問汝與周家婦何仇。曰無仇。我路遇愛其美。故與結緣。方愛之。豈肯言之。問汝向任何處。曰附東門元帝廟側。偷享香火已數百年。孫曰。東門廟是元帝太子之宮。當時創立。原為鎮壓合郡火災。故立廟離宮東首。汝何得妄云元帝廟耶。妖云。治火災當治其母。不當治其子。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不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尚要行法來驅我耶。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無恙。

髑髏乞恩

杭州陳以夔。善五鬼搬運法。替人圓光頗有神效。其友孫姓者。宿其家。夜半。牀下走出一白髮翁。跪而言曰。乞致意陳先生。還我髑髏。使我全屍。孫大駭。急起以燈照牀下。則髑髏一具。

存焉。方知陳驅役鬼物，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施符用咒故也。孫初勸之，陳猶隱諱。取牀下骨示之，陳乃無言。即送還原處，未幾陳為羣鬼所擊，遍身青腫死。

錫鏤一定陰間准三分用

杭州龔薇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夢遊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見店鋪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問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問不答。薇垣不得已，徬徨道中。有乘四輪呵殿而來者，近視之，已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間。汝何至此？薇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尊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薇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鏤耳。凡陽世燒錫鏤一定陰間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損濕爛者，僅准一二分用。薇垣聞言，急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鏤。至一宮門，侍衛者如林，見薇垣果伸手索賄。而薇垣無以應也。但口稱家叔明水在此教書，煩為通報。侍衛者怒罵曰：老腐頭中在府，已甚可厭，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中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於旁。後數月，薇垣忽無故縊死。

雞卵擔糞

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其妻為五通神所據每朔望至其家飲咬有事必預為通知妻故窮苦佐其夫糞田神憐之代為擔糞以兩空殼雞卵為桶盛糞石許細竹管挑之較多於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婦為狐所憑化作美男子戴唐巾為人言休咎有驗有不驗來問卜者狐或外出則命書一箋焚之存其灰於罈中狐來口吐物紅色如小鏡然大不過寸許持向罈中照灰便能朗誦所焚之語然毫無誤照畢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批答輒令婦口授之慮其遺忘則以手招婦手指之中節便能記憶雖長篇韻語俱能成誦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有某秀才為婦中表親欲與狐唱酬囑轉致狐狐曰有一對秀才能屬對即與酬答可也紅白桃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婦以告秀才不能對慚而退此狐至今猶存其家錢竹初明府為予言。

處州溺婦奇獄

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母家路過半塘橋婦溲於廁久而不返陳往尋不得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急往視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於外心疑僵尸作祟將斧出

之以救其妻。訪問棺主。有張某云。此我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時。年三十餘。其子又亡。無力營葬。久攢於此。陳請開棺。初不許。陳哀求至再。始許之。劈開則一白鬚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見某妻之身。於是陳以失生妻控官。張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斷。至今懸為疑獄。

道家有全骨法

杭州龍井初開時。商人葉姓者。司其事。有倪某者。為葉擇開工日期。後十年。葉身故。倪忽暴病。有羣鬼附其身。語音不一。曰。還我骨。還我骨。聲啾啾然。楚越吳魯音皆雜有也。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葬此千年。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家人環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將軍何不相諒耶。將軍曰。此雖公事。不可違。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從。便與汝無罪。今汝等並不告官。而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以致男裝女頭。老接少脚。至今叢殘缺散。鬼如何安。家人請用佛法解禳。將軍曰。佛無能為。惟道家有全骨法。汝往求之。於是葉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萬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設壇於龍井。作法七日。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或疊高為塔。或橫排為雁字。或團聚如大車輪。或散作流螢萬點。須臾斗姥下降。霞珮瓔珞。嚴妝不可逼視。牽二囚來。即葉某與倪姓也。皆跪階前。鬼數十爭來笞擊。斗姥唱曰。此亦汝等劫數。毋庸仇怨。我命九幽使

者。盡提殘骨。為汝等補還可也。少頃。髑髏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旋滾成團。其缺處皆圓滿矣。將軍長丈餘。披金甲。率羣鬼拜謝斗姥。葉亦解鎖。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逢為余言。

批地藏王頌

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夢至一宮殿。上書地藏王府四字。殿上老僧。跏趺閉目。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間生死事。家有老僕某。愚而勤。久病不起。因長揖告訴。求為延壽。再三言。僧默然不應。于怒直前。手批其頰。老僧開眼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當是延壽一紀。已而老僕病愈。果又生人間十二年。

儒佛兩不收

杭州楊生兆南。業儒兼通禪學。歿後一年。託夢於其妻曰。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於文昌所。帝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佛出經問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傍徨陰間。無歇足之地。不得已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自念我一生好佛。汝須往告張家。勿以葷乳。我免再墮落。張故兆南友也。臨期視之。其家果生一男。盤膝而生。哭三年不止。張氏啖以葷。哭遽止。而兒遂犯驚癇之疾。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鳥門山事

紹興東關有張姓者。妻病延醫。行過鳥門山。遇白鬚叟相隨而行。時天已晚。覺此叟足不貼地。映夕陽無影。心疑為鬼。問其蹤跡。叟亦不諱。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於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鳥門山之西。被鑿石者。終日鑽斫。山石就傾。我墳中朽棺業已半露。不久將墜入河中。幸君哀我。為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橋地方。有五個溺水鬼。坐而待君。我為君先往驅除之。出懷中朱家糕與張食。曰：明日請到朱家。以朱家包糕紙為證。張與偕行至新橋。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叟先往折樹枝打之。聲啾啾然。盡落於水。張到醫家。叟再拜別去。次日。張往朱家買糕。出其紙。果朱店中招帖也。告以原委。店主人悄然曰：君所見叟。姓莫名全章。故余戚也。渠改葬之事。何不託我而託君。想與君有緣。君命中不應死於五水鬼。故神靈命此叟為君驅除耶。引張往鳥門山。視其墓棺。離水僅尺許。乃別擇地改葬焉。

楊二

杭州楊二。素以拳棒為事。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見石罅中出一小頭。先露其髮。再露其面。楊大駭。持棍擊之。頭不見。次日。宿樓中。聞樓下有著履聲。往來歷落。疑為賊。然心念偷兒無著履之事。有頃。履聲緣梯而上。則一白衣人。帶角長帽。手持四方燈籠。嘻嘻然向楊而笑。

楊擊以鐵尺白衣人墜於樓下。作怒聲曰：「好打好打。待我喚夥計來，好好收拾你。」次日楊召其徒告之，諸無賴噪曰：「彼有夥計，我等亦有夥計，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於是治肴痛飲，各持器械登樓。鬼竟不至，雞鳴時，諸無賴各倦卧。平明時起，尋楊二不見，覓之已死於樓下竹榻上。

吳秉中

吳秉中居葵菴，故予舊宅鄰也。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月夜至館中閒談，見牆上有一老翁，長尺許，白髮銳頭，坐而效其所為。吳喫烟，叟亦喫烟。吳拱手，叟亦拱手，以為大奇。呼汪先生觀之，先生所見無異。其姪錫九往觀，無所見。是年秋，秉中與汪俱死，而錫九至今猶存。

土窟異獸

閩商陳某與諸客泛海，遇颶風，飄至一山脚下。見山崖平坦可步，相率樵採，初進路甚仄，行一二里，即覺開曠，時天色將暮，聞海風蕭颯，林鳥啾啾，不敢深入，乃歸。次日風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約再往，拉陳與偕，跡前徑行八九里，有一溪水，色澄綠，旁有土山，不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眾懼竄走。陳恃胆力，上大樹隱身覘之，食頃，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頂生一角，晶瑩犀利，盤踞石上，長嘯聲裂竹木。陳驚懼幾墜，但見虎豹猿鹿，各以

其屬至。俯伏其下。不止千計。其物擇肥者踐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獸皆股慄不敢動。食三四獸。復曳尾入穴。客乃下。尋舊徑歸。與衆言所見。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

雞脚人

閩商楊某。世以洋販為業。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風吹入海。汙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獨低。又在海水之下。楊舟盤渦而下。人船俱無恙。至港底。見山川草木。田疇蔬穀。一如人世。惟無廬舍。岸側有船依泊。內有數十人。亦中州來者。見楊等。歡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閏年。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舟始可歸。然只一食頃耳。稍遲則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亦曾有人居此港。後遇閩水得歸。彼遲不及。留此六年。皆屢遇閩而失其時。故未得去。楊同舟客有四十人。帶有穀菜諸種。咸分土耕種。其地頗沃。而收倍。且不須人灌溉。終日與前身人款接往來。幾忘身在世外也。惜無黃曆考日時。每食訖。咸登舟待水滿而已。一日。楊與客閒步野外。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長丈餘。無衣。身有毛。脚如雞爪。脰如牛膝。見楊啾啾作對語狀。音不可曉。歸與彼身人言之。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緣溪滿不得渡。倘其來此。吾輩寧有孑遺耶。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與前身人同歸。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今已八十餘。尚在。能道其詳。按臺營有雞爪番。常栖宿樹上。此豈其苗裔歟。

海和尚

潘某老於漁業頗饒一日偕同輩撒網海濱曳之覺倍重於常數人并力昇之出網中並無魚惟有六七小人跌坐見人輒合掌頂禮作狀遍身毛如獼猴髡其頂而無髮語言不可曉開網縱之皆於海面行數十步而沒土人云此號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飢一年。

一足蛇

謝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懸一物鱗甲瑩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為樵採地山脚為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驢耳耳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入人鼻吸血飲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金除其患無有應者逾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眾為醵金如其數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路旁田內蛇追及之陷於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丐躍起以長竿紮刀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至一山見山澗內悉卧方蚌大者丈許小者亦長數尺礪砢重疊以千百計其人驚方欲去忽一蚌開口其殼內有藍面人如夜叉狀卧其中見人手足皆動作

攫拏勢欲起而不得脫。蓋其軀生殼上。即借蚌殼為背。故不能脫殼而出。少頃眾蚌悉張口。皆有夜叉如前狀。其人倉皇急竄。聞背後剝剝有聲。眾蚌皆旋滾隨之。及母。母中人斫以巨斧。獲其一。并殼俱碎。夜叉亦死。帶歸示人。俱無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遇大水。登山避之。水勢驟漲。其人更上山頂。時已暮。見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內悉藉以草。旁置一竹棚。其人宿焉。中夜聞踏水聲。視之。見一黑短胖和尚。遊水面將至。其人大呼。此怪稍却。少頃又前。其人窘急。取棚大擊。山民都集。怪遂去。終夜不復至。次日。水退。詢山人云。山和尚也。欺人孤弱。便食人腦。

贈紙灰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緝賊。每過夜。子不歸。其父心疑。遣徒伺之。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少頃。走至攢屋內。解下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狀。其徒大呼。其子驚起。不得已繫褲帶。隨其徒歸。然猶淋漓不止。撫其陽。冷如冰雪。直至小腹。其母問之。曰。兒某夜乞火小屋。見美婦人挑我。與我有終身之訂。以故成婚。月餘。且贈我白銀五十兩。母罵曰。鬼安有銀。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鏗然有聲。視之。紙灰也。訪諸鄰人。攢屋中乃一新死孀婦。

湯翰林

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遇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杳無人居。訪之鄰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素有胆。曰。借居可乎。鄰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啟門入。見樓上有二桌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手一壺一棍。秉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於牕外。燈焰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廂內簌簌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廂出。手執裙襖。豔色衣。并梳篋等物。若將膏沐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書。有頃。女子梳妝畢。著豔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負奇冤。非公不能為我白者。妾姓朱。名筆花。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於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為子。至今雖長成。並不知為妾之子。十年後。君為湖北主考。子當出公門下。公須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樓之東牆井邊。有八角磚為記。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去吩咐家人。勿持我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竊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尚存三百金。可以奉贈。湯為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

樓上怪從此絕。而屋亦轉售。

黑苗洞

湖南房縣。在萬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叢山怪嶺。苗洞以千數。無人敢入。有采樵者。誤入洞內。迷路不能出。見數黑人。渾身生毛。語兇離似鳥。以草結巢。棲於樹巔。見樵人喜。以藤縛其手足。挂於樹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白髮高顙。略似人形。言語猶作楚聲。謂樵者曰。汝何誤入此洞耶。我亦房縣城中人。康熙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諸黑苗初欲食我。後摸我下體。知為女。遂留居巢中為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兒也。尚聽我說話。我當救汝。樵人跪謝。老嫗騰身上樹。親解其縛。袖中出粟棗數枚。曰。為汝療飢。隨向二黑毛人耳語良久。語啾啾莫辨。手樹枝一條。縛布巾於上。曰。有爾等同類。欲害我鄉鄰者。以此示之。俾知我意。二毛人送樵人行三日許。纔得原路歸。路上人皆曰。此黑苗洞也。迷入者。都被其味。從無歸者。

空中扯辯

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年三十餘。尚未娶妻。忽一日。往野廟中。留連笑語。不肯歸家。人問之。則曰。吾贅於某氏矣。極誇其妻之美。家之富。次日又往。嬉笑如常。人與同行。毫無所

見知為鬼所弄。乃囑其父母苦禁之。閉門而通飲食焉。趙在房呼曰。我來我來。勿扯我辮。家人在窗眼中密窺之。見其頭上辮髮直豎空中。似有人提之者。於是防範愈嚴。三日後聲響寂然。開戶視之。竟以辮髮自縊牀闌干上。

蓬頭鬼

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密語主人曰。君家西樓夾牆內有鬼。蓬頭走出。東窺西探。形如竊賊。必是冤道有所擒捉。但未知應在府上何人。主人曰。何以驗之。道士曰。我明日早來看鬼藏何處。即便告君。君可喚家人一一走過看鬼作何形狀。便見分曉。主人以為然。次日道士來曰。鬼在西廳案桌脚下。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鬼皆不理。其女六姑娘過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令愛慮其驚怖也。主人問可禳解否。曰。此前生孽無可禳也。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月餘不絕。俄而六姑娘以產亡。家果平靜。

借絲綿入殮

蕪湖趙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陽。傷寒病劇。氣已絕矣。家人棺殮。綿絮無一不周。因其心口尚溫。故爾未殮。趙夢行黃沙中。茫茫然不見天日。過一小河。天漸開朗。有廟題曰準提觀音菴。走入。見老僧趺坐。煮素麪甚香。覺腹中飢。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還家。

家中有麩等汝。趙踉蹌走出。遇鄉鄰吳某拱手謝曰。蒙君見惠。使我體暖。趙不解所云。驚而醒。果聞素麩如菴中之香。蓋家人守屍。鎮日不飯。故煮麵充飢。趙即索食。家人曰。老爺病月餘。湯水不沾。何能吃麵耶。趙必欲取食。家人無如何。與一甌。竟飲啖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吳某謝暖之說。亂夢無徵。絕不向家人言。及後二年。趙眷屬還蕪。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適吳某死當盛夏。無處買綿。其家殮時。來借絲綿。乃即與之。又三年。趙罷官歸。偶與家人談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兩年之前。此綿應歸吳用。生魂早來謝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載貨之船。卸貨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船。千夫拉曳不動。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聽其所之。不復裝貨。舵工水手。俱往別船生活。至夜則神燈炫赫。出入波浪中。清晨仍歸原泊之處。年年船隻輪換當差。從無專累一家者。亦從無撞折損傷者。

纜將軍失勢

鄱陽湖客舟遇風。常有黑纜如龍撲舟而來。舟必損傷。號纜將軍。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乾處。有朽纜橫卧沙上。農人斫而燒之。涎盡血出。從此纜將軍不復作祟。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

吳二姑娘

金椒金棕亭進士。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孫某年十七。文學頗佳。相隨讀書。祖孫隔房而寢。夜聞懜呼聲。以為魘也。起視喚之。孫即醒悟。棕亭還卧己房。未幾又魘。棕亭再往。其孫業已起坐牀上。對棕亭以兩手向上曰。請屈一指。則一指彎。曰。請屈五指。則五指彎。自後或叉手。或拱手。作態萬狀。棕亭呵之。泣求還家見母。乃呼轎送歸。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請祖父。母上坐。拜別曰。兒即登仙去矣。舉家惶惑。莫知所為。日午神氣稍定。私拉乃祖耳語曰。無他。一小狐狸鬧我耳。語畢。瞽亂如初。自稱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或云妹子吳三姑娘也。來了。姊妹二人。要同嫁我。隨作淫穢語。令人難聞。拉棕亭向前呵氣一口。其冷如冰。從鼻管直到丹田。毛髮皆噤。鎮江蔣春農中翰贈天師符一張。方欲張挂。而病者遽來搶奪。幸係綾本。爪招不傷。棕亭張符向之。又被吹冷氣一口。符飛牕外。綾竟碎裂。棕亭不得已。求禱城隍廟。關帝廟。數日。忽病者呼接駕。接駕伏魔大帝至矣。棕亭悚然。率家人齊跪。病者呼棕亭名罵曰。金兆燕汝身為進士。而脫帽露頂。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頭謝罪。少頃。復呼接駕。接駕孔聖人至矣。棕亭又叩頭迎接。文武二聖。相與共語。嚙嚙不可辨。皆在病者口中作。山東山西兩處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舉家長跪哀求。不敢起立。腿脚皆腫。病者厲聲曰。

妖魔已斬。封爾孫為上真諸侯。吾當去也。棕亭叩送畢。進病者粥。病者向空招手曰。喫粥喫粥。狂言如故。棕亭大悟。文武二聖皆妖冒充。責病者曰。我年逾六十。從未受人欺哄。今乃為汝擲揄耶。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狀。顛狂月餘。有林道士者。來言拜斗可以禳遣。棕亭於是設壇齋醮。終月誦經。如是七日。病者神氣漸清。乃急為完姻。入贅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間事。棕亭先生親為余言。

石獅求救命

廣東潮州府東門外。每行人過。聞喚救命聲。察之。四面無人。聲從地下出。疑是死人更活。持鋤掘之。下土三尺許。有石獅子被蟒圍其頸。眾大駭。即擊殺蟒。而扛石獅於廟中。土人有所祈禱。靈驗異常。或不敬信。登時降禍。自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聞之。以為妖異。將毀其廟。民眾噭噭。幾激成變。太守不得已。詭言迎石獅入城。將別為立廟。眾方應允。昇至演武場。鎚碎石獅。投之河中。了無他異。太守方公名應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晉元康中。吳郡懷瑤家地下。聞吠聲。掘之。得二犬。長老云。此名犀犬。得者其家富昌。事載異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師大旱。有健步張貴。為某都統遞公文至良鄉。漏下出城。行至無人處。忽

黑風捲起。吹滅其燭。因避雨郵亭。有女子持燈來。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至其家。飲以茶。為縛其馬於柱。願與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綢繆達旦。雞鳴時。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體疲。乃復酣寢。夢中覺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卧荒塚間。大驚牽馬。馬縛在樹上。所投文書。已誤期限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統。慮有捺擱情弊。都統命佐領嚴訊。健步具道所以。都統命訪其墳。知為張姓女子。未嫁與人。通姦事發。羞忿自縊。往往魘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猱形披髮。一足行者。為獸魃。縊死尸僵。出迷入者。為鬼魃。獲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啟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遍體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蠍怪

佟明府宰尚城。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持麵一碗。食未畢。忽大呼。仆地而絕。眾人視之。背正中。有洞深數寸。黑血泉湧。不知何疾也。具呈報官。疑為賣麵人所毒。佟公往驗。見所坐石旁。有罅。黑血流入罅中。其下若有哮喘聲。乃命掘石下三尺許。石穴中有蠍。如鵝。大方仰首。飲血。尾彎環作金色。鄉民爭持犁鋤擊之。蠍死。而尾不損。以驗死者之背。傷痕宛然。乃取蠍尾貯庫。至今猶存。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狀類帝江。無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櫃。渾渾而行。所過處草木盡枯。以口作噓吞狀。則巨蟒惡蛇盡為舌底之水。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有常州葉某者。兄弟二人遊巴陵道上。見羣蛇如風而趨。若有所避。已而腥風愈甚。二人怖避樹上。少頃。見肉櫃正。方如蝟而無刺。身不甚大。從東方來。其弟挾矢射之。正中櫃面。櫃如不知。負矢而行。射者下樹。將近此物之身。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樹視之。尸化為黑水。洞庭有老漁者曰。我能擒蛇。玉衆大駭問之。曰。作百餘个麵饅頭。用長竿鐵叉叉之。送當其口。彼略噏則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數十次。其初饅頭黝爛如泥。已而黑。已而黃。已而微頰。伺饅頭之色白如故。而後衆人圍而殺之。如豚犬耳。不能噬人。衆試之。果如其言。

顏淵為先師判獄

杭州張紘秀才。夏月痢死。家貧無棺。從其叔乞助。叔居海寧。往返五日。而紘魘言至天帝所。聽讞。已入死案。既而曰。諸生也。遣一官押至學宮。請二先師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當死。一師曰。雖然事尚可矜。渠非首謀。姑與減等。五年後改行。則已。其父官嶺南。有功德於民。姑押令見渠父。命原押官。押至嶺南。名宦祠見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不見。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當速歸。改過。但汝死久。恐尸

壞可歸則歸。否則仍返帝所。自有處分。萬勿借他人屍也。遣鬼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否。及至家見屍尚橫卧未壞。旁有一燈一飯。押者推絃仆屍上。屍遽動。妻子哭而驚視之。其僕呼曰。認矣。可以報主母矣。遂去。絃已活。人爭問絃隱事。絃不言。後未五年。絃竟死。其從凡名綱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大清兵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吾弟為王某所誘。謀出首取賞。既而悔之。不列名。後同王某出首者五人。皆暴死。吾弟死而復甦。然狡性不改。與朱道士爭一鶴。乃私竄道士名于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負先師之訓。違慈母之教。宜其終不永年也。問學宮先師姓名。絃曾言何人。曰。其一顏淵。其一子服景伯。

豆腐架著

四川茂州富戶張姓者。老年生一兒。甚愛之。每出遊。必盛為妝飾。年八歲。出觀賽會。竟不返。遍尋至某溪中。已被殺矣。裸身卧水。衣飾盡剝去。張鳴於官。兇手不得。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夜夢城隍神開門迎葉。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竹箸其上。旁無餘物。終席無一言。葉醒後解之。不得其故。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入典鋪者。獲而訊之。賊證息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

蔣金娥

通州興仁鎮錢氏女。年及笄。適農民顧氏為婦。病卒。忽甦。呼曰。此何地。我緣何到此。我乃常熟。將撫臺小姐。小字金娥。細述將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爾何人敢近我。須遣人送我回常熟。取鏡自照。大慟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擲鏡不復再照。錢遣人密訪將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買舟送至常熟。將府不信。遣家人到舟中看視。婦乍見。能呼某某名姓。一時觀者如堵。將府恐事涉怪誕。贈路費。促令回通。婦素不識字。病後忽識字。能吟詠。舉止嫺雅。非復向時村婦樣矣。有何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向曾聘將府女未娶。女卒。因事來通。婦往見。何稱為姑父。與談舊事。一切皆能記憶。遂呼何為義父。何勸婦仍與原夫為婚。婦不肯。欲為尼。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還我血

刑部獄卒楊七者。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囚事發。臨刑。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竟負約。又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療疾。遂如法。取血歸奉其戚某甫抵家。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還我血。還我銀。其父母妻子。燒紙錢。延僧護救之。卒喉斷而死。

子不語卷十九

隨園戲編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鬪刀戳兄腹腸出二寸許日久肚上創平復如口能翕張腸拖于外以錫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流出如此三載餘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汝殺我乃前生數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余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敷文書院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格非常慮不永年耳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得夢甚奇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于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紙筆者狀亦不一既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即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為天榜有名此科當中及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晝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友皆曰無之倘我輩即欲同歸必另

有稱呼。豈敢竟呼兄名。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觀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即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初九為玉帝生日云。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璐。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粉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營奠于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著半臂端坐牀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然漸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設席。若與夫人對飲者。執盃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畢。手中盃忽失所在。侍立婢僕遍尋不得。少頃盃覆席間。酒已無餘。有妾語人曰。此後夫人不能詬我矣。至夕。見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是舉室畏敬甚于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堙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十七八美女子。著淡紅衣。據

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牖癡立。呼之不應。羣啐之。董驚寤。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瓦頽垣。絕無人跡。有蓮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于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曉妝。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為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既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怖。其隣曹姓。大族也。于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未為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同以酒漿楮鏹。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為我設食。送我于河。此後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谿署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觀燈。仲玉中懷鬱鬱。獨不往。步月庭除。嘆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團聚乎。語畢。聞階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視不見人。乃還齋坐。聞窗外謾謾聲。一美女褰幃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為禍者也。佳節具

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則頃云有有者。即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處。女笑曰。勿急。勿急。即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葬此為汚泥所侵。求君改葬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問之。曰。妾幼解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弱。出其陽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為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既不佳。體尤瑣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牆下。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竟在手中。乃祕之。次夕人靜。獨步牆陰。遍視不復見。乃語主人。並出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為備棺衾。移葬高阜。其夕夢女來謝曰。感郎信義。告郎金所。郎卧榻向左三尺。舊有人埋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蝦蟆蠱

朱生依仁。工書。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為記室。方盛夏。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去冠。眾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

為拂落。席間殺核盡為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覺頂間作癢。次日頂上髮盡脫。當頂增起如瘤。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蟻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蠱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驗。乃出其蟻。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盂然。

敬怪

高睿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躡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盡見。人咸避之。睿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手捋其鬚。仰天微睇。似未見睿功在坐者。睿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誤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睿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為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腰不能俯。似欲以足蹴。而腿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階而走。睿功知其無能為。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沒。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瓷舊坐礮一個。礮上鮮血猶存。蓋睿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六郎神關

廣西南寧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為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為所憑。凡受其害者。

以紙鏹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即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為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八。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越數夕。忽倉皇奔出曰。又一六郎來。大鬍子。貌甚猙獰。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俄聞室中鬪聲甚劇。似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寢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目之漸長。手紙片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答。周怒罵曰。我問不答。豈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手。曰。是也。周愈怒。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批其頰。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嫗不見矣。周行黃沙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上面一火星。紅下面絨絨披覆層疊。如世間嬰孩所戴劉海搭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

此曰思歸乎。曰欲歸不得。姬曰。嗅香即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甦。家中僵卧已三日矣。或曰。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余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余一日晨起。呼盥面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蹋之。姬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蹋。豈非數也。乃送入準提菴。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家人奉佛。

免兒神

國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與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臀。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豈為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斃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託夢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

吏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為免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為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有聘男子為契弟之說。聞里人述夢中語。爭贖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為編脩時。年少貌美。有車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為先生推車。甚勤謹。與雇直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為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耶。厚葬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餘歲。素勤。忽懶。終日昏睡。答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褻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乃云。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雖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伺婢卧。夜竊聽焉。初作猫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牀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皆綠。棍擊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鈎箱鎖之類。鏘鏘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薄暮。竈下人見風飄紅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往尋得婢。痴迷不醒。灌以薑

汁。蘇曰：怪昨夜來云。事為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于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猶飲水聲何耶。曰：怪每淫我。先舐後交口舐。差樂也。香亭即日呼媒者。將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往。

盧彪

余幼時同館盧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即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余俠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愈遠。我驚。乃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為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蹤跡。行至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顛。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纔得蘇醒。還家。余急與諸窗友置酒。為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尚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污。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脩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闊丈餘。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頁。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俎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為此墓尚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謹加磚石封砌之。為設少牢之奠焉。

史閣部降乩

揚州謝啟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為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太守正脩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為公脩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為。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為雙勾之。懸于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宰寶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係一坵港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雇夫起行。心疑之。眾莫言其故。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舟所。

以客來必起撥港口窮民藉挑馱之力為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纔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即為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把持壟斷人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拏獲強盜者破格超遷。令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照窩家例立決。一時斬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後六年署松太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挂鬪體尚存問跟役曰前纍纍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陞官而忘之耶。令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昇至衙罵司閹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言畢而背瘡發一瘡六頭如相啣者。家人知為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

陳紫山

余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論。溧陽人也。入學時年纔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盜歸來乎。陳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瀉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汗而痊。已未中進士。入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病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金

質夫編脩。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牽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目且瞑。強起張目。答曰。來原無碍。去亦何妨。人間天上。一個壇場。言畢。跣趺而逝。

忌火日

曹來殷太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崑園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目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即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崑園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為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曆。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甚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為題。席間酒數巡。曹偃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之語。故神為祟。乃羣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曆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漢之父樸菴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為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其酒饌求書姓名以為鎮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鎮怪汝輩何為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為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為法師朱寫姓名與之某村果安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懼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于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尚未鄉舉也後中壬子科舉人選國子監助教監中祭器久被狐竊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賠償朱記前語為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橫陳于崇志堂絲毫無損屈指計之距到某村已二十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寧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啟鑰以手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入城遂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鬼

子

不

語

卷十九

七

豐溪吳奉珉作宦閩嶠謝病歸里。舟過豫章。天暑熱假空館于百花洲。屋宇寬敞頗覺適意。屋內外常有聲如鬼嘯。家人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吳設榻乘涼于闌干側。聞牆角芭蕉叢中憲罕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短者肥者瘠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見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個不倒翁。吳急呼人至。倏忽不見。化作滿地流螢。吳捉之一。螢纔入手。戛然有聲。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驢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撲責至死。侍女下體。椽以非刑。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云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為畜。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衙。驢肉鋪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與爾有恩。俾爾救我。爾寧忘平日春顧耶。奴亟赴某衙。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園中。果生一駒。見人如相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有畫士鄒某居其園側。一日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內城伍公某者。三等待衛也。從上打圍木蘭。以逐取獵犬。故墜深澗中。自分死矣。

餓三日。有人熊過澗。乃抱以上。自分以為將啖已也。愈驚。熊抱入山洞。采果喂之。或買羊豕與食。伍見而攢眉。熊為采樹葉燒熟以食之。久之。漸無怖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伍欲出山。熊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以巨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能言。能叉手答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臺親見之。為余言。

冤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未行中管理帳目。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為常。偶一日因未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即直前扭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眾。為其扯入水中。始悟為鬼。并記前語。即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燈來照。見元龍在

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即隣人張老，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早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即李死時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鴿成羣，發火槍擊之，正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大驚，追逐至一山洞，鴿入不見，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而卧，怒目視李，睛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帶鉛子之鴿率鴿數萬，爭來咬撲，李持空槍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鴿似甚渴者，爭飲于池，李方得脫，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有大光照射，終不知此山此鴿，究屬何怪。

金剛作鬧

嚴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功德，為誦經日八百遍，一夕病重，夢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入，大吵大鬧，不許我審，硬向我索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

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無可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將此情節告知。不許再為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陽。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而醒。未十年竟卒。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為壯觀禦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慎重焉。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以侵早第一枝為頭香。至第二枝便為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燒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通知廟祝。毋納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點香下拜。則仆地不起矣。扶舁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姦行。然罪無死法。我夫不良。趁我生產時。屬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以此殞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神說我夫陽壽未終。不准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衝突儀仗。又縛我放香案脚下。幸天網恢恢。我夫來燒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沈家人畢集拜求。請焚紙錢百萬。或請召名僧超度。沈仍作

妻語曰。汝等痴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關。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言畢。沈自牀上投地。七竅流血死。

樹怪

費此度從征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子立。存枯枝而無花葉。兵過其下。輒死死。死者三人。費怒。自往視之。其樹枝如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擊。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後行人無恙。

廣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狐。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鼯呼聲。啟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子剛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屢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又可為我祭之。且代為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夫人大駭。具酒肴向竹林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即日陞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頽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為所壓。九月間。徐公陞賴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為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坊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占為壇主。自名白石真人。人問休咎。頗驗。常教林君脩仙。須面上開一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痴迷。時以小刀向鼻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忽一日。乩盤書云。我土地神也。現在纏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強我代書。今日渠往西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拆乩盤。具呈于本縣城隍。庶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洩漏也。適蔣太史蒼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并以三十金買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後十年林君亡矣。符尚挂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盡。而襯紙不壞。其時蔣在京師。未得林訃。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親家林君死矣。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將。已來歸位。故也。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方覺駭然。當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云。此老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園

蔣少司馬時菴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憇忠寺。時屆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背面坐。手彈弦索。逼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猙獰者。直來相撲。陰風襲人。各

驚走歸時尚下午。彼此疑為眼花。且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傾跌。棍無所施。正倉皇間。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病十餘日。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僮。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人。遂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覺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為狐。驅之無法。一日。拉其友楊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寶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求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西江謝蘊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廉為余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寶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具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觀蓮。乩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詠紅蓮者。以詩求和。乩上題。

云。紅衣落盡。小姑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惱韶光太匆迫。花開三日即為長。雲門山岷有被
鬼作鬧者。詣乩盤求救。乩書我不能救。請某村余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余二太爺至。余向
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爺
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答。問乩。乩亦無言。

子不語卷十九終

子不語卷二十

隨園戲編

移觀音像

山西澤州北門外有廟。供觀音。時時有黃蜂。從其座下石縫中出。紛紛數萬。白日為晦。土人移觀音像。掘蜂穴。以火熏之。見一木棺。有底無面。中有婦人。突然而起。將紅袖一揮。頸拖雙帶而走。眾瞠視。聽其所往。其裙上滿繡蝴蝶。飄飄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滅。李方娶婦。眾人告以故。李以為妄。大罵眾人。荒誕未三日。其家新婦縊死。

山陰風災

己丑年。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扶乩者徐姓。盤上大書闕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寄居。絕少親戚。無處可避。且果係劫數中人。避亦無益。乩盤批達哉二字。靈風肅然。神亦去矣。臨七月之期。蔣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刻。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兩龍鬪于空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

計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草。所居戴山書院石柱盡搖。至申刻始定。牆傾處壓死兩奴。惟一七歲小兒存米桶中。呻吟不死。問之曰。當牆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揜我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臨海居民死者數萬人。

謝檀霞

連昉者昭州人。好潔耽吟。友人某邀與同賈楚中。友人肆會計。昉獨守舟次。泊湘源數日。愛江水淨碧。凡衣裳襟帶都促。奴子再三澣濯。而自吟不輟。夜夢身立水上。有好女子蹴波與語。自稱謝檀霞。元時人。年十八夭死。父母憐我癖。愛此閭山水。遂葬于此。今塚沒水。噬遺骨。久付泥沙。生時好潔耽吟。與君同癖。宜壽而夭。故得全其神氣。不復輪迴。生死介在。仙鬼之間。君明日當死于風濤中。妾憐其癖之同也。敢以預告君。可速附他舟回家。昉驚醒。即治裝。覓下水船抵家。歸後。足不出戶。旋聞湘源陷風濤。死數千人。惴惴無已。年餘。忽夢吏數人。突至其家。責以免脫之罪。謂冥王赫怒。將重按其事。昉皇遽甚。許焚冥錢若干。方允緩期。數夕後。鬼使復至。索錢加倍。昉亦允許。正當焚送之期。方晝寢。忽見檀霞自外入。笑曰。我來賀君脫難。尋君居址不得。廣為問訊。不圖野水之劫。人數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舊交代。我已遣人將君姓名註銷。自今以後。杳無死期。我是數百年英魂。飄泊無耦。願共晨夕。授

子服氣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婦也。且曰。鬼差索詐。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後遂白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飲不食。久之。昉亦能辟穀。每言禍福。輒應。閭里以此敬而奉之。擅霞嫌人世無味。仍偕昉重游湘中。不知所終。

引鬼報冤

浙江鹽運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為其子煥章營買吏缺。煥章吏才更勝乃翁。陡發家資巨萬。繼先暮年娶妾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我天年。我即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病。復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俱付之。繼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即與其姑丈吳某。曾為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尚多。命與此女。殊為可惜。吳云。此事易為。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逐之。過後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卧房封鎖。此妾在外。尚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姨娘無往。我看汝年輕。決不能守節。不若即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隨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口。已備妾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篋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毋煩再入。妾素愿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為父

母兄弟蕩盡。欲趁此節哭奠主人。仍歸馬氏守節。七月十二日。備香帛祭器。至馬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恥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坐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即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軀于梁矣。煥章買棺收斂。其母家懼。吳聲勢亦無異言。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構華室自居。章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此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知此事。心為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姨娘。我家買屋。用價不少。並非強佔。姨娘與馬煥章。吳某有仇。與我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笑而沒。次晚為此女設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姨娘。傍立待我叩門。即叩門問司閤。汝主人歸否。對曰。尚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閤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語。笑其痴。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即趨馬家聽信。見司閤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閤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即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干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為他人所有。吳沒後。家亦不振。

靈鬼兩救兄弟

武昌太守汪獻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後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數夜不寐。醫者開方。以補劑治之。其母方煎藥。病者忽發聲曰。大孀娘。毋再誤也。我昔誤于

庸醫。今希哥又遭此難。我不忍坐視其死。言畢。即將藥椀擲地。希母問曰。汝何人。憑我兒曰。我即延生也。死未一年。嬌娘不能辨我聲音耶。希母曰。汝死後作何事。曰。陰司神念我性直。且係屈死。命我為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本官移文浙省城隍。會議總督到任差務要事。命我齋文來此。我故得來一探希哥。不意渠已卧病。幾為庸醫所殺。此刻我往城隍衙門。將公事了結。再來語畢。即閉目卧。竟夜安眠。次早醒問之。茫然無知。至晚忽作延生聲曰。憊矣。速具水漿來解渴。希母與之。又云。可呼八兄來。我有話說。八兄者。即其胞兄也。既至。慰問若生時。且云。八兄。汝何貪戲若此。前在祖宗祠堂池內。自蕩小舟。幾為石柱碰斃。其時幸我在旁。使柱旁倒。不然。難逃此厄。柱下有古塚一坵。因我父濬池不察。使他枯骨。日浸水中。故欲來報怨。我再三求之。彼方允諾。八兄須為遷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妹。有福不妨。小妹祿甚薄。不若隨我去。交與母親照管。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氣。大笑拱手作別狀。曰。再會。再會。言畢。希復仰卧如初。越數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亡。二十九年冬。希哥夢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辦完此差。小有功績。可望受職。從此別矣。後會難期。語竟而去。希哥悲呼而醒。

木畫

永城尉陸敬軒。浙之蕭山人。修署截木。署舊有柳樹一株。鋸之。板中現天然畫一幅。如淡墨。

寫成左危峯。右懸崖。崖上松一株。山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中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如活。左手納袖中。著胸前。右脚前行。露鳥。左鳥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尉寶之攜歸其家。時乾隆辛丑十月十三日事。

滾經臺

貴州平越府署內有石臺。高七尺。藏佛經十六幅。全書梵字。讀之不可解。相傳太守訊獄有。事關重大。而犯人不伏者。則取經鋪地。令犯人在經上滾過。理直者了。然無害。理屈者登時。目瞪身僵。數百年來。官恃以斷獄。而獄囚亦無敢輕滾經臺者。張文和公第五子景。素悞。抵任後。以為妖。拆臺焚經。是年兩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陽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聞扣門聲。啟視之。有女自稱菜花三娘子。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媵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訴于本縣。之張王廟。是夜夢張王拘犯聽審。責三娘子蠱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婦行未數步。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錢。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汝等嬌嫩之臀傷矣。馬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帶中出錢謝之。越三日。三娘子復來。曰。我與汝緣法未盡。不能捨汝。汝再告張王。王亦

無奈我何。汝同學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迂腐可憎。汝不許往告。亦不許其入門。生父母惡之。重具牒訴于張王廟。神果不靈。乃速招王生。生處館遠方。越數日方到。到時生已死矣。王先生亦邑中廩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趙雲松探花。年十六歲時。戚人張某。患神和病。有女鬼相纏。形神鵠立。奄奄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惟趙坐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乎。母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秉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其倦。略閉目。病人精已遺矣。越數日而卒。

鼠食牛

句容村民養一牡牛。忽有七鼠從牛後竄入。食其心肝。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體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過雞豚。

代神判斷

蕭十洲參戎。致政歸養。舟泊巫峽。是夜夢有若差官狀者。持令箭騎馬。沿江問孰是蕭大老爺。船躍入船頭。喘猶未定。懷中取出公文一角。面書金龍四大王封六字。隨押七犯跪旁。請判斷字。蕭駭曰。此地方官之事。余武職。且退歸林下之員。不敢越俎。差官答曰。公文上有公

銜名請照例辦。頃刻間燈燭輝煌。傳呼升堂。開門階下儀仗吏卒排立。儼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喝絞犯六名。畢後唱斬犯一名。乃六七歲童子。蕭問曰。渠尚未成丁。何罪遽斬。吏握手曰。罪名已定。毋煩置議。請速判之。隨送標條判訖。遂押衆犯而去。公夢覺心惡之。次晨大霧彌江。公戒勿解纜。已刻向其母太夫人問話。問述前夢。未竟。忽有一隻上水貨船。觸石撞沈。呼救甚慘。乃急命舟子撈救。僅救起三客。業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斃。後復撈獲無頭童男一屍。認其衣服。即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與無錫華師道夢中相同。華夢陰官差役請華到衙門判斬字。華以未審罪名。不肯落筆。有被髮婦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則此案又拖累三年矣。華終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應斬之罪。如何忍心落筆。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師道卒。師道字半江。精篆隸之學。在淮上程尊江家處館。與余交好。

鬼門關

朱梁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甯鄉試。寓中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朱卧艙中。忽爾暈絕。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無光。兩足甚輕飄。行約十數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走。走十數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

門謹閉。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扣門不應。再扣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猙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鬪。遙見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對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神曰。你來尚早。此處不可久停。命撤所導之燈送歸。見城門洞啟。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白浪滾滾。持燈者將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甦。時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日夜趨行。至家病愈。此事蕭松甫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儋耳。四面疊嶂。翠葦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徑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冷日愁雲。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冤魂索命

乾隆戊寅。蕭松浦與沈毅庵同客番禺幕中。分辦刑名。時菱塘有刃傷事主盜案。獲犯七名。臧證確鑿。蕭照律擬斬。解府司勘轉臬使。某疑七犯皆問大辟。得毋過刻。駁審減輕。蕭亦不願辦此重案。借此推辭。案歸毅庵辦矣。毅庵居處與蕭僅隔一板壁。夜間披閱案牘。聞毅庵齋中若嘶嘶有聲。甚微起而闚之。見毅庵俯首案上。筆不停書。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頭。

又見無數矮鬼環跪于地。蕭急呼殺。庵視之。忽血腥撲鼻。燈燭俱滅。身亦暈。跌窗外。童僕急扶歸卧。次日殺庵及同人叩其故。蕭告以所見。殺庵曰。吾知之矣。昨宵所辦菱塘盜案也。原擬情真罪當。七犯皆無可生之法。因奉駁審。不得不從中減輕二名。內謝阿挺沈阿癡兩犯。本在外接贓。並未入內。因護贓格鬪。刀傷事主。且有別案。君故皆擬斬。余欲改輕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見跪地無數矮鬼。殆二犯之祖宗也。其環侍之無頭鬼。非二犯已伏法誅之夥盜。即被殺害之怨鬼來索命也。余不敢枉法以活人。使死鬼含冤于地下。請仍照原擬頂詳可也。其案遂定。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入其署與語。某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褫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今來謁觀察。問君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為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為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觀音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遲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扇。倚柱看。觀察見文理相通。問知其父為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

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遠近皆知有三姑娘。閱半載。有巨公以札寄觀察。並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當有驗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為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驅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縣樓下邨人。年五十餘。早喪妻。有子有媳。生計頗自給。一日。有媪年五十許。入其家。登樓呼其長子婦至。曰。吾爾姑也。爾母懼。婦詫甚。于歸時。並未見有姑也。用修聞之。欲相見。不許。其子欲見。亦不許。然飲啖寢興。無異常人。舉家亦安之。無何。有許語飛入其耳。怒亡去。用修家遂困。所存布菽貯之櫃。扃鎖甚固。啟視一空。邑人但時見老媪在用修門首。日市布菽。如是三年。家困甚。請于官。召平治之。皆不驗。宗人厚轅以庶吉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異之。乞厚轅為驅除。厚轅硃書黃紙。撤其土地神及社神。曰。陰與陽同一理。無陰司則已。若果有。則以一區區樓下邨有二神在此。而聽此妖崇人。竟莫之問乎。限三日。驅之。不能。則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無神也。馬用血食為當。令焚爾廟。毀爾像矣。撤焚後。厚轅即渡江訪友。閱月歸。仍過樓下村。在肩輿小睡。似見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婦。人上立人者。幾千萬輩。擁道來觀。二老人鬚長二尺。立輿旁。默無語。厚轅驚覺。催肩輿入城。

諸族人賀曰。君焚撤後。三日怪去。竟不復來。言未已。用修至。搏縲于地。求為草善。後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絕。

良猪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殺。投屍于井。官驗無凶手。忽一猪來至馬前。啼甚慘。從役驅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訴乎。猪跪前蹄。若叩首狀。官命隨之行。猪起前導。至一家排戶入。猪奔卧榻前。以嘴嚙地。出刀血跡尚新。執其人訊之。果殺人者。鄉人義之。各出費養猪於佛舍。號曰良猪。十餘年死。寺僧為龕埋焉。

雷打扒手

烏程彭某。妻病。子幼。賣絲度日。一日負一捆絲。赴行求售。因估價不合。置之櫃上。時出入賣絲者甚衆。行家以其貨少。他顧生理。彭轉瞬。絲即失去。因牽行主鳴官。行主云。我數萬金開行。肯騙此數千文絲乎。官以為有理。不究。賣絲者悶悶回家。適其子嬉戲門外。見父賣絲歸。以為必帶果餌。迎上索取。彭正失絲。懷忿。任脚踢之。兒登時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鄰人見其子卧于門。扶之。方知氣已絕。連呼病婦。告以兒亡。婦痛子情急。登時墜樓死。官驗後。屬鄰人為之埋葬。越三日。雷雨大作。震死三人于賣絲者之門。少頃。一剃頭者復甦。

據云前扒手孫某在某行扒出一捆絲對門謝姓見之欲與分價方免出首絲在我店賣出派分我得錢三百彼二人各得二千旋聞賣絲者投河官驗後無事矣不料今日同遭雷擊彼等均已擊死我則打傷一腿驗之果然。

北門貨

紹興王某與徐姓者明季在河南避張李之亂所過處尸橫遍野一夕遇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內亂屍中夜半燈燭輝煌自城頭而下疑賊兵巡城漸近乃城隍燈籠愈驚懼不敢作聲少頃聞從者曰有生人氣又一吏呼曰一個北門貨一個不在數神漸遠去次早賊兵出城二人起走緊記夜所聞認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城恰是北門突遇賊兵徐被殺王遁歸家子孫甚眾。

泥劉海仙行走

如皋北門內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買一泥塑劉海仙長六寸許置于堂前神龕內有年矣一日文度欲睡忽聞堂前有剝啄聲命婢攜燈照視其婢驚奔入告曰龕內泥劉海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視婢驚怖之狀乃出堂諦視而泥劉海果跣跣而行咸以為妖欲毀棄之公語衆曰汝等且勿懼此像既能行走或有靈應之徵不可毀棄仍令供奉龕內迄今二

十餘載絕無他故。其子湘浦現任兩浙副使。

驢雪奇冤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縣民李氏女嫁與西鄉張家莊張氏子為室相距百餘里李女歸寧月餘新郎跨驢來迎令妻騎驢而已步行於後路經某村離家僅二十里緣此村居民素與新郎熟識必多調笑且驢亦熟識歸路張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許有三叉歧路過西為張家莊大路過東則任邱縣界有一少年控車自西道輾輾而來係任邱豪富劉某將張妻驢衝向任邱道上相逼而行天漸晚張妻心慌問少年曰此地離張家莊幾何少年答曰娘子誤矣張家莊須向西而去此是任邱大路相距數十里天晚難行當為娘子擇莊借宿天明即遣人送往何如張妻無奈勉強允從至前莊係劉之佃戶孔某家備房安歇其時適孔佃之女亦新婚歸室孔謂女曰今晚業主借宿不能違命汝當暫回夫家候業主去後再來迎汝女從而歸其房為劉張共宿之所劉之車夫宿于房外張之騎驢繫于簷下次日將午不見啟戶孔佃窺于窗隙見兩屍在炕頭俱在地簷下繫驢亦失孔佃與車夫顛慄莫制佃乃密語車夫曰汝家河南離此甚遠何不載彼衣物速行竄歸一經到官則爾我身命難保矣車夫從之是晚即野瘞兩屍御車載物而去劉母見子久出不歸杳無音耗即在任邱

縣控追車夫張郎追妻不見疑有別故復又趕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縣官疑有寃飭捕密訪其時有嗜賭無賴之郭三驚驢于市恰與張供毛色相符向郭盤詰始知郭三向與孔佃之女有私孔女歸寧郭從後窗潛入見有二人共寢一時氣忿殺此二人并盜此驢縣令復喚孔佃根詰屍首所在親往起屍開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禿頭老和尚也復又深掘得所殺兩屍張寃既雪劉死有蹤而和尚之屍又屬疑案正懷疑間天忽陰雨乃避雨古廟寂無人踪詢諸鄰保云此庵向有師徒二僧後以師出雲遊徒亦他往矣即同鄰保往視僧屍咸云此即雲遊之僧也遂緝拏其徒訪至河南歸德地界已蓄髮娶妻開張豆腐店究其師死之由緣僧徒所娶之婦向與其師有姦後徒漸長復與此婦私通其師每有不平故共謀殺其師棄廟遠竄遂成夫婦乃置之法。

張大令

嘉興張大令者辛巳進士海陵查太守虞昌之業師素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帶甚急道有當事貴人要來相會遂著蟒衣補褂迎至大門外升中堂作揖遜坐口喃喃對語旁人聽者語不可解初若欣喜繼而悲歎又繼而辭讓取茶兩杯一自飲一置空中杯亦不脫落作態良久乃送至大門外再揖始歸家人問何客曰嘉興府城隍也彼陞任去舉我代其

職。故先來見訪。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內。有兩貴人橫死。遭劫者不少。我不便洩天機也。言畢。端坐不飲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撫王陳兩公事發。

鏡水

湘潭有鏡水。照人三生。有賂秀才往照。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篙工往照。現作美女雲鬟。霞帔池開蓮花。瓣瓣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邱蔡掌官。以古董為業。年少貌美。飲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燈送歸。于無人之處。見掌官與人作揖。口呢呢細語。奴問與何人說話。曰好友李三哥喚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語未畢。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歸家。告之蔡之父母。親友咸大驚。都來問蔡。蔡如醉如癡。口無所言。但見刀即摩其喉。見繩則試其頸。若以為天下至樂之境。無如橫死者。家人鎖閉之。雖小衣衫褲。皆不縫帶。但穴一洞。通飲食而已。清明日。全家上墳。蔡從窗外逸出。兩日不歸。家人知其必死。四處尋覓。至白蓮橋空野。忽見掌官倚桑樹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尋矣。家人喜。奔趨視之。則已縊死樹上。呼者乃其魂也。縊帶係偷染坊店地上所曬布為之。

沈文松

高郵沈公文裕。萃山左霑化時。有相好同官某。親老無子。將奉差西藏。公慨然代往。聞者無不驚其高義。跋涉三年餘。始回內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餘無人烟。有僕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營帳時。輒不見少頃。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來也。一日。晦霧行。至險坂。下臨深澗萬丈。二僕俱墮澗中。公馬足已陷。忽見雲霧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蓮。向公指導。俄頃。身已過澗。至平地。痛失二僕。逡巡不前。久之。曠黑。聞人語聲。急呼之。則夏祥至矣。問何來。稱墮澗後。有綠毛人長丈餘。自澗中負出。主僕相抱大哭。公歸後。將此事語高文良公。高為動色。繪大士圖書。年月以紀之。後三十餘年。沈之孫名均安者。知江西贛縣。高之孫名士鑽者。官贛縣司馬。初不相識。既而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士圖猶在高處。傳為至寶。至此乃以歸沈。

藍姑娘

王中丞丁憂後。居杭州羊市公館。竈下婢忽仆地。良久蘇醒。瞪目作旗人語。曰。我鑲紅旗某都統家藍姑娘也。口渴腹飢。可致意大人。作速供養我。王親臨問曰。爾既係旗人。何故到我漢人家來。鬼曰。我與群姊妹。清明日出門看會。不料布政使國大老爺路過。儀從甚盛。將我姊妹一衝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來。中丞曰。汝避國大人不避我。獨不知國大人

尚是我之屬員乎。他衝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則汝輩作鬼者亦勢利。只怕現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亦怕他。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飯燒紙錢與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難。

鼠胆兩頭

山東桂未谷廣文精篆隸之學。藏碑板文字甚多。每夜被鼠咬破。心惡之。設法擒鼠。以為鼠胆汁可以治聾。乃生剝之。果得一胆。如蠶大。兩處有頭。蠕蠕行動。鼠死半日。胆尚活也。卒不解其故。懼而棄之溝中。亦無他異。或云。首鼠兩端。此之謂也。然擒他鼠驗之。并膽俱無。

西海祠神

嘉興錢汝器。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選陝西武功令。抵任後。不數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旦起告家人具湯沐。朝服北向九拜。復東向九拜。家人問故。曰。北向所以謝主恩也。東向者。余出都時。過蒲州。宿西門外禹廟。夢禹王召我為水神。居西海祠。余固辭不獲。定于明日當去。次早。果端坐而逝。時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蓋屋人。明慧。善歌。為錢所眷。孫君淵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後孫在朝邑。令莊虛庵所。接郭生書云。九月過解州。夢錢七公子來。儀衛甚盛。告余云。將赴任西海祠。如申旦之約。無間幽明。當訪我于蒲州南郭外。言訖。

而寤。若夢中言果真。公子當不在人間矣。時孫正訪生消息不得。接此信。即日脂車渡河。至蒲州相訪。果有西海祠。建于至元十二年。現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間。忽郭生自廊廡出。相與敘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醜酒潔盥。為文祭云。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成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陽湖洪孝廉亮吉亦弔以詩云。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籍何能狂。

糊猴酒

曹學士洛裡。為余言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峰洞。見一老人。身長九尺。美鬚髯。衲衣草履。坐石牀。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曹帶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十餘年未嘗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末隱此百三十年。此猴洞也。為虎所據。諸猿患之。招余殺虎。殪其類。因得居此牀。置二劍。光如沃雪。臺上供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供使令。因呼曰。我將請客。可拾新煨芋。猿躍去。少頃。捧薪至。煮芋與曹共啖。曹私憶此間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

獼猴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舞。走雷飛沙。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卧。語曹云。汝
飢可隨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減八九。最後引至一崖。
有長鬚白猿。以松枝結屋而坐。手索書一卷。誦之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
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牀。不見老人。

張秀才

杭州張秀才某。館京師某都統家。書舍在花園中。離正宅百步。張素小膽。喚館僮作伴。燈上
即眠。已年餘矣。八月中。秋月色大明。館僮在外飲酒。園門未闔。張立假山石上玩月。見一婦
人披髮赤身。遠遠而至。諦視之。膚體甚白。而自臉至身。皆有泥污垢癩。張大驚。以為此必僵
屍。破土而出者。也。雙睛炯然。與月光相射。尤覺可畏。急取水杙撐房門。而已登牀竊窺之。未
幾。若然有聲。門撐推斷。而此婦昂然進矣。坐張所坐椅上。將案頭書帖盡撕毀之。颯颯有聲。
張已駭絕。更取其界尺。大敲桌上。仰天長嘆。張神魂飛越。從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覺有摩
其下體者。罵曰。南蠻子不堪不堪。遂搖步而去。次早張僵卧不起。呼之不應。館僮及學生急
請都統來視。灌以薑汁。始蘇。具道昨宵情形。都統笑曰。先生毋駭。此非鬼也。吾家有僕婦喪
偶。積思成瘋。已鎖禁二年矣。昨偶然鎖斷。故逸出作鬧。致驚先生。張不信。都統親拉至鎖婦

處窺觀。果昨所見也。病乃霍然。張頗以不堪二字自慚。館童聞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瘋婦意者。都被其索鬧無休。有咬傷指痛其陰。幾至斷者。

周將軍墓二事

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蓄其旁。墳漸傾瀉。土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蹕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湧出一山。高十丈餘。闔截衝處。水至墓前。便繞道曲折矣。人咸異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者。將軍之族孫也。負母而奔。黑夜踉蹌。全不認路。其母在伊背上罵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兒。可以傳代。汝俱棄之。而獨負我龍鍾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顧。牢負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與母俱立將軍墓上。土高丈許。水不能淹。雖行一夜。並無三里之遠也。歸家視妻子。皆無恙。云水來時似有人扶我上屋者。故得生全。其旁鄰人已無子遺矣。